

王小妮 著

方圆四十里



作家出版社

方圆四十里

王小妮 著



B1266097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圆四十里/王小妮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 3
ISBN 7-5063-2618-3

I. 方… II. 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6815 号

方圆四十里

作者: 王小妮

责任编辑: 晓渡 懿翎

装帧设计: 李颖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210 千

印张: 10.5

插页: 4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618-3/I·2602

定价: 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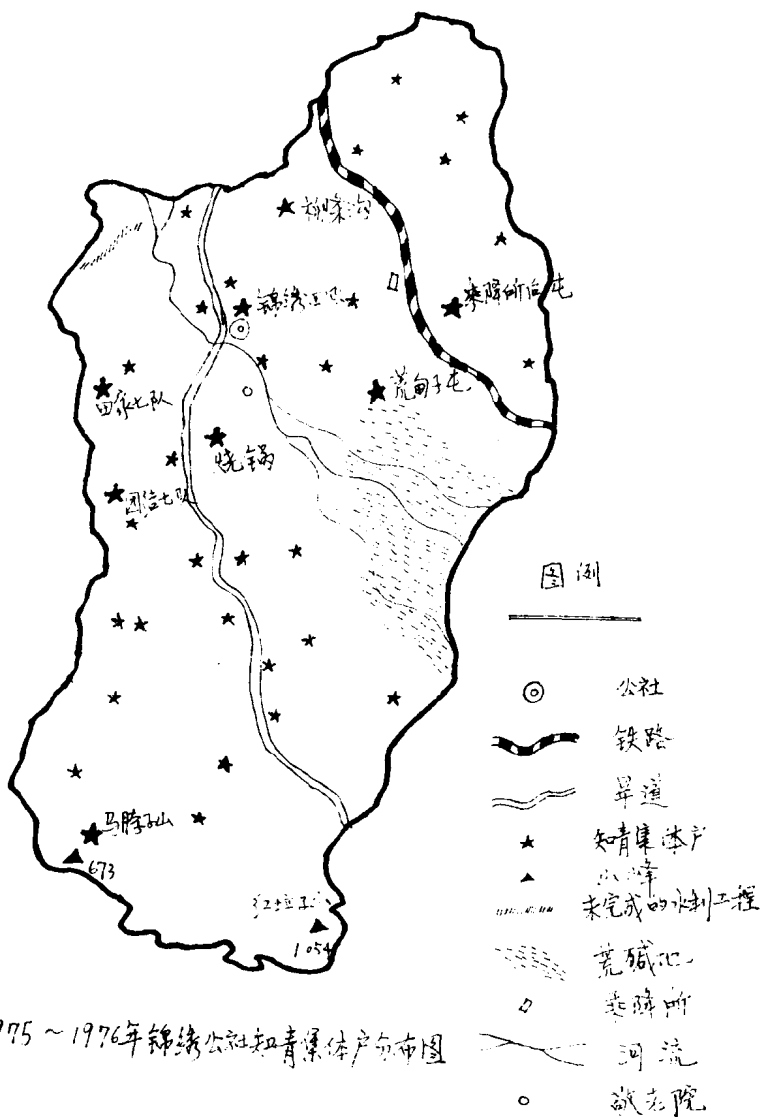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特殊的年代，很短的时间足以出现另外一代人。

大地上从来没有过这样茂密、旺盛、不羁的荒草。

他们是他们自己的土壤和肥料。

——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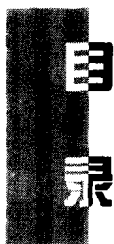
人 物 表

马脖子山集体户：陈晓克 小刘 小红 铁男
烧锅集体户：金榜 杨小勇 杨小华
团结七队集体户：李火焰 李英子 关玲 拉提琴的
乘降所后屯集体户：沈振生 押在群专的两个知青
锦绣四队集体户：王力红 郭永
荒甸子集体户：男知青们 姚建军 高长生
田家屯七队集体户：马列 大个儿
柳条沟集体户：唐玉清

其他知青：红坨子屯刘青 烧锅屯亚军
张渺
喜欢机器的小个子 卖樱桃的女人

锦绣公社：公社知青干部赵干事 公社王书记
乘降所工人李铁路
公社照相馆王树林
乡邮员 女话务员 县里来的测量员

农 民：乘降所后屯农民：老石礅 逻辑杆子
荒甸子屯退伍兵 荒甸子屯刘队长



第一章	农历粽子节	1
第二章	有黑瓦顶的乘降所	52
第三章	月亮照耀老榆树	103
第四章	紧张的季节	147
第五章	大地的裂缝	199
第六章	在树上喊话的布谷鸟	241
后 记		286

第一章 农历粽子节

1. 陈晓克今天手痒

陈晓克梦见一道蓝光。后来天亮了，炕上突然有人挺起光着的上身说：今天是粽子节，我馋粽子蘸白糖。睡着的知青都给吵醒，骂说话的人：做梦吃粽子吧，不出工，还不多榻（睡）一会儿。这个时候，马脖子山三队集体户后坡上正有人一路滑下来，有人的身体扑到黄泥的后墙上。陈晓克从炕头跳起来，浑身的血绷得很紧。他说：后山那伙小犊子又来挑事儿了，想把我们全堵在炕上，消他个老实的！知青们都很紧张，乱七八糟地起身找裤子。陈晓克已经跳下地，他听见后山上有人拿刀尖挑开松树枝，是电工刀子。而且来人必穿白色回力牌球鞋。

陈晓克用力踏住炕沿，蹬上他的高筒胶靴。打开门，漫天遍野的雾气抱住了陈晓克，他什么也看不见。集体户背后挨着后山的陡坡，坡上长满了渐渐向上的松林。可是，现在连一根松枝也看不见。恍恍地看见三个本队的农民，其中一个说：陈儿，不睡早觉吗？他们马上走到雾的深处，满屁股是落叶，说话的那人在手里捏住一只野鸡温热的翅膀根，野鸡发出蓝光的尾翎在发颤。

这些陈晓克都没看到。

陈晓克很生气，特别想飞起脚，蹬到某个人的膝盖骨上，不管这人是谁。

雾非常大，陈晓克的手非常痒。走近小路边的一棵松树，他拿手掌用力拍树，黑鳞片儿一样的树皮裂开，露出了发红的木质，松树香啊。再向前走，一个人也没遇上，走到了队部，队长正在井台边的饮马槽里哗哗洗脸。陈晓克闻见新鲜马粪味，他想走。队长看见他了，两只手快速倒腾着往井下放轡轱。

队长说：陈晓克，公社王书记捎话儿，让你去交检讨。

陈晓克说：检什么讨？

队长说：打架都打到后山，打到外公社了，你还想不想抽走。趁今儿格过节，户里买粮，你去低个头吧！

陈晓克看见地下卧着的一只老牛。陈晓克说：牛，你爷爷想抽走回城啊。但是，他又特别想打一仗，打到双方都冒出血才好。从马脖子山三队到后山有一条砍柴人走出来的路，陈晓克站在越来越浓的雾里。他说：人毛儿都没有，后山的犊子都蔫了。

回到集体户，陈晓克叫小刘去队里要马车，他站在炕沿上找军帽。陈晓克说：我的脑袋呢？知青铁男马上放下脸盆，帮他找帽子。它在一条软塌塌的玉米面袋上。陈晓克找到女知青屋里，她们都没起来，慌忙拿棉被围住肩膀，只露出头。陈晓克说：纸和笔谁有？她们说：什么时候我们有过那玩艺儿？陈晓克看一眼知青小红水蜜桃一样的脸，出了女知青的屋。

知青小刘从队里牵回来的不是马车，是牛车。牛是土黄色的，背上有几条不规则的白斑。雾使小刘和黄牛淡淡地融合在一起，只有等待装粮食的布袋微微地贴着地面拂动。陈晓克拿根烧火棍出来说：操，给老牛，舍不得套马，走吧，牛。小刘说：没拿鞭子。陈晓克说：烧火棍比鞭子顶用。牛看见烧火棍黑细的一

头，向着湿漉漉的马莲丛里移动了半步。牛想：要走了。

集体户里男女知青都出来，贴住黄土墙站成一排。过节不出工，牛车拉回米来，能吃上一顿大米饭，他们一个个全笑得很傻。陈晓克转着军帽，捏着帽檐，让它挺实，又有弧度。

知青们说：咱们陈户长多像电影里的军官。

铁男说：像个敌营长。

陈晓克说：是敌司令。

牛车在雾里走，吱嘎乱响。小刘爬不上车，他的腿像捆了沙袋一样沉。陈晓克说：看你像个娘们儿。小刘说：迈不动腿儿。陈晓克算算，小刘下乡到锦绣公社有两个月了。他说：两个月算个屁，没拔过大草，没脱过土坯，没割过庄稼。像我，盯架（始终）耨了七年地，浑身上下哪儿也不疼。

牛闷着挺大的黄脑袋，向着雾团里钻，陈晓克紧闭了精薄的满是烟色的嘴唇，一直向前面看。下了马脖子山的南坡，起风了，雾突然退掉，大地一层一层露出来。整个锦绣公社平展展地绿了。身后的山像一匹高头大马的脖颈和头，锦绣是马宽大肥硕的身体。这匹皮毛绿油油的马，被剖开，平摊在大地上，还活得这么好，这么舒展滋润。麦子最绿，种得最早。谷子、豆子、高粱、玉米，都发了很壮的苗。雾退净以后，村屯和林带都显现了。陈晓克躺在牛车上，把脚尽量伸出很远，让路边的草不断给他擦亮黑色的胶靴子，亮晶晶的苍耳们，蒲公英们，打碗花们，马莲们。

小刘看见几个骑车的人飞快地接近牛车，小刘说：户长，后面有人。陈晓克又感到手痒血紧，他坐起来。破自行车们在车辙很深的泥沟里弹跳着过来，是马脖子山大队的几个小干部，前脖子上挂着书包过去，很快骑远了。陈晓克又躺在牛车上，观察自己闪亮的靴子。陈晓克想：多像夏伯阳的皮靴。

麦浪上都是露水珠，稀溜溜地一会向东一会又向西。突然，陈晓克挺直了脖子，唱出了两句京剧：

这一带常有匪出没往返，
番号是保安五旅第三团。

2. 反动标语

锦绣公社大院里有三棵杨树，特殊地能生长，叫快杨。三棵快杨叶子最先感到了平原上的风力。农民说，早雾晴，晚雾阴。早雾散去，天空蓝得透明，蓝得人总想扬起脸去看看它。年轻的公社小协理员到处喊赵干事。锦绣公社主管知青的赵干事正在有炕的办公室里搓布裤脚的泥浆。他说：你叫魂儿呢！

小协理员跑进办公室，脚下沾着挺厚的两张泥饼子，他说有个知青来汇报，一群人正围在大墙外边看反标。

知青只有十七八岁，剃了光头，穿一件胸前印着团结两个字的红色背心。站在快杨下边，看见赵干事披件衣服出来，知青很紧张，说要保护现场，还说要去照相馆找人来拍照，还说经过他研究，反标是破布蘸纯蓝墨水写的。赵干事并没看见一群人，两个背粪筐的中学生站在大墙根笑。

公社大墙外面稀稀松松地写了一排字：

知识青年 爱干不干 四肢发达 大脑简单。

赵干事推穿红背心的知青说：我们处理，你去吧。几个挑着

扁担的农民经过，根本不看墙上的字，一直向供销社走，是去卖小猪的。知青发现公社的干部并不着急，赵干事和小协理员还互相凑近点了烟。知青想：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知青走了。赵干事说：这是啥日子，又魂儿画儿地乱写，这小子我早晚按住他。他告诉小协理员去食堂要点米汤，用红纸把墙糊了。

一九七五年农历粽子节，主管知青工作的赵干事本来可以放假一天，坐二十分钟火车回他在另一个公社的家。可是，这天，又有六十多个城里学生给安置到锦绣公社插队。赵干事看见天亮，就靠在炕上，计算这一天里面的事情。小协理员糊那些字，刚好剩了最后一个没遮住，是个单字。小协理员左右地看这个孤单的字不算反动，才回到院子里，往树皮上抹手掌里的米汤。快杨想：为什么呢？赵干事急匆匆向公社食堂走，整个后身散着土炕上的热气。赵干事问：面发了没？

3. 两个引人发笑的知青

天空像只蓝底无花的陶瓷盆，半罩着看不见边际的好庄稼苗。

一个知青走出集体户，他说：阳光灿烂啊。

第二个知青也走出集体户说：阳光乱颤啊。

两个人都站在猪拱起来的一摊泥前面，不出工的日子反而不知道该做什么。推自行车的大队干部正好叫住他们。大队干部说：今儿格，又下来一拨儿学生。知青说：下呗，关我屁事。大队干部让他们两个去大队部抬炕沿，送到田家屯七队新集体户。知青说：抓壮丁啊，不去！大队干部着急了，提起自行车，用力往泥地上掼。他说：去年，你们这拨人下来，还搬了我家的酸菜

缸；眼下人都到了，还没炕沿。快溜儿去，算每人出两天的工！

两个知青说：算我们倒了血霉了。

田家屯五队的这两个知青快乐地各牵一匹马，左边的枣红马，右边的浅灰马，在蓝天底下走。开始队里的更信不给马，知青说：大队的官儿都撂下话了，你算老几？更信不相信，知青让更信看东边那片麦地头走远了的骑车人。

两个知青想爬上马背，但是马非常不情愿，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瞪住。他们只好牵着缰绳走。牵着马悠闲地走感觉也很好。一个知青凑近了马脸，观察马的视线，他从那里看见凸起变形的黄豆地，豆叶肥大晶亮。两个人放声歌唱，唱的词都是骏马。

大队部窗户下面一根旧炕沿，磨得油红油红。两个知青把马一前一后牵开，准备让炕沿两端搭在马脖子上，可是马不高兴，仰着脖颈把绳套甩掉，很不容易把炕沿搭进绳套，马调转身，甩着头嘶叫，炕沿结实实落在地上。马脖颈上涨出了粗壮的血管，像一些皮条拧成的管子。两个人不可能争过两匹倔犟的马，大队部的小院子里全是马蹄子刨起来的土块，炕沿还是不能挂上马脖子。

一个知青说：操，牲口不干，只能咱们两个干了。

两个知青重新结了绳套，套上自己的脖子，再弯下去搭炕沿，很顺利地同时喊一声，起了！到了这时候，他们还必须要分别牵着他们的骏马。绳套的重心高，炕沿随着两个知青的步伐左右摇晃，走起来，他们才发现步子要整齐，这么复杂的劳动，马怎么可能理解呢。从大队部到新集体户有一里半路，经过一条榆树林带，几个年轻农民从谷地里扛着锄头跑过来，他们说：这是干啥？

马想：两个傻子。走在后面的知青戴着眼镜。马又想：还有一个是近曲眼（近视眼）。农民坐在榆树下面，终于看明白了两

个知青正用脖子抬炕沿。抬炕沿又牵马，农民笑得肋都酸了。后面的知青说：眼珠快要压冒了，歇歇吧。前面的主张再坚持一百步，起码离林带边那伙人看笑话的人远一点。马故意向着路边走，吸着鼻子闻青草的香。

新集体户是五间房，东西北三面墙垒的泥坯，南面砌了红砖，农民叫砖挂面。新房子的玻璃一块也不缺，东墙上还有红绿两条标语。两个知青把炕沿使劲摔在院子里，蹲下喘气，脖子后面都勒成紫红。一个知青问：你有尿没有？另一个说：这会儿真没尿。往炕沿上拉屎的想法没能够实施，只能敲碎墙上的红砖，在门框上用力写字：

我操你们新来的祖中（祖宗）。

脖子上没了炕沿，全身空空荡荡地轻松。出一天工收入一角二分，两天工，二角四分，算算也不是太吃亏。太阳升到头顶上，两个知青又牵着马潇洒地走过麦地。顺着南边来的风，他们闻见马屁股上铠甲一样的泥壳发出臭味。牵枣红马的知青说：哪儿有这么臭的骏马？

4. 我们去锦绣

贯穿锦绣公社的土路被农民叫旱道。从锦绣公社的挂图上能看出，这条旱道是锦绣的中轴线，像这片油绿叶子上的主筋脉。很多年前，俄国的骑兵攻进中国的北方，经过这条路。亲眼见过毛子兵的人已经稀少了，在锦绣只剩下片断的传说。毛子兵骑在马上，有一对快塌进去的绿眼睛，跟两块玻璃似的。农民的母亲

们抽着很长的烟袋，用大拇指头按住铜烟袋锅里的火星，她们说：谁知道，长那么个眼珠子，能瞅真着（清楚）啥呢？几十年了，锦绣人农闲的时候总要讲俄国人的眼珠。两只手闲着，就想到了毛子兵。

早雾散掉，天蓝得引人想伸手去碰碰它，再端详自己的手指头有没有给染蓝。旱道边上的柳条沟屯在天晴以后，洗衣裳的人都跑到井台那儿，弄得地上都是稀泥浆，柳树丛上搭满衣裳。柳条沟屯在锦绣是有名的地方。七年前，它最先有了知青，五年前，又最先接通了电。当时的锦绣公社书记姓杜，五十多岁，几乎不识字，戴四片毡子缝合成的棉帽子，农民叫四片瓦。杜书记接第一批知识青年那天，顶着冷风，往一片积雪很厚的高岗上走，他按住他的四片瓦说：学生们，我们欢迎啊，在我们锦绣最好的柳条沟屯给你们建个集体户。

从那个冬天开始，锦绣的人一直叫集体户。

现在，公社换了新干部，都识字，戴剪绒的棉帽子，会骑自行车。有了三十几个知青集体户以后，锦绣变得太快了。

柳条沟屯的女知青都擦雪花膏，胖脸上全都喷香喷香。大队供销社来了新货，雪花膏刚盛进一只大玻璃瓶，量中药的药匙做计量工具，二分钱一半匙。卖雪花膏的姑娘把整个上身都探到窗外喊：打雪花膏啦！五个知青合买一匙。下乡半年以后，女知青的脸都鼓胀起来，现在，她们站在一片野草里，脸又紧又香。男知青故意不望她们说：哪个好心人，帮忙洗两件衣裳啊？女知青都说：你做梦吧！她们香喷喷地回集体户。炕上只有唐玉清一个人坐在行李上拆一件红毛衣。有人提议到公社去，买根蘸糖的炸麻花吃。唐玉清说，她也要去公社。她穿一双大红袜子，在炕上急急地收起把两只膝盖护住的毛线扎。

唐玉清和另外两个女知青向旱道上走，遇见早起来采艾蒿的

妇女们。离开了根的艾蒿柔软多了，三个女知青每人要一枝艾蒿别在扣眼里。这一年邪毒气再不敢接近她们。

太阳把旱道照得又高又亮，刚走过一片高粱地，后面来了一辆手扶拖拉机，驾驶员戴一顶露棉花的破棉帽子。高粱苗都长到一尺高，这人还戴棉帽子。知青们喊拖拉机：蚂蚱子！蚂蚱子！驾驶员一点也不用费口舌，把拖拉机靠着旱道突突突突停住。三个知青非常敏捷地爬进车厢。拖拉机沿着道边慢行，和走路的速度差不多。知青说：车坏了吗？驾驶员说：我的车不能让你们白坐，车斗里有几块石头，一人给我压住一块，别叫它们乱颠乱窜，省得我一早上都闹心。女知青按着有棱角的石头刚想坐稳，拖拉机猛然开得飞快。

女知青说：这个戴棉帽子的，缺心眼儿。

驾驶员在座位上给颠得弹起来，向后张着很大的嘴。驾驶员说：我是啥人，刚猫了月子，脑瓜仁子怕风。

女知青说：这人缺德，别搭理他。

手扶拖拉机在车辙里跳，石头在车上跳，人很难坐稳。唐玉清把她的书包带挂在脖子上，吃力地扶住很浅的车厢板。一个女知青想站起来，她说：停！不坐这个缺德鬼的破车啦！驾驶员根本不回头。女知青和石头在旱道上飞奔。

锦绣公社大院围墙上，用白粉写的字已经看见了，拖拉机丝毫不减速。三个知青一起喊下车，驾驶员突然把拖拉机停在公社大院墙外。跨黄河，过长江，誓为革命多打粮几个字非常大，非常清楚。

驾驶员说：抹了啥玩艺，一道上都闻着挺香。

女知青下车，用力踢一脚满是泥的轮胎。她们说：‘你缺德吧，一会就让你翻车，四脚朝天栽到沟里去！’

现在，平原上的锦绣小镇，到处是黄豆油炸面食的特殊香

味。扎着油围裙的人从供销社里端出来装麻花的扁木盒，这是一个老人，眼睛突着，胳膊下夹着一沓紫苏的叶子。老人的手比麻花还油亮，他把紫苏的叶子拍在每一条热麻花上。柳条沟屯的女知青站在供销社门前的空地上吃麻花，三个人的头发毛刺刺地向外飞扬。靠着供销社的旧砖墙，坐了十多个男知青，半眯着眼睛晒太阳，把腿和脚伸出很长。有女知青过来，他们会把帽檐儿微微挑起一点儿。其中一个手上戴一截肮脏的护腕，敞着衣襟，看见她们吃麻花，他笑着说：三个红元帅（苹果名）！

这个时候，有几个人从旱道上俯冲下来，前面两个逃，后面三个追。农民说：又是集体户的炸庙儿（闹事）！靠墙晒太阳的知青们突然兴奋了，非常响亮地朝两伙人吹口哨。农民想：整的啥声儿？剌心。

唐玉清让两个同伴先走，说她还有点事情要办。她两只手捋顺着头发向东走，供销社东边是公社，再向东就是庄稼地。站住不动的两个女知青说：她上东边干什么？现在，那个方位升起一团白云彩，和大地比，这云彩太小了，大地是反扣过来的巨大盘子，有庄稼，有村屯，有树，有岗地和洼地。大盘子是彩绘的。

前一个秋天收庄稼的时候，唐玉清从外地转户到了锦绣的柳条沟，无声无息的一个人，行李箱子都是旧的。人们猜她在乡下起码五六年了。她经常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呆呆的，空心人一样。从来没人听唐玉清说过，她从什么地方转过来，好像她是从一块隐秘的地方落到了柳条沟集体户。唐玉清的箱子里有墨水瓶和笔，她腰上挂着钥匙，钥匙又挂着锁，唐玉清经常这样，伏到箱子上写信。三个年龄最大的知青在洗脸的时候说：要走人，也先轮到咱们！这条沟蹲了四五年了，想加塞儿不行。我们雪亮的眼睛容不得沙子。

中午，旱道上的人最多，筐里装了盐和煤油的农民从怀里摸